

暗恋·橘生淮南(下)

八月长安作品

l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恋：橘生淮南 / 八月长安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354-9416-0

I. ①暗… II. ①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6881号

暗恋：橘生淮南

八月长安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北京知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人：谢不周 凌草夏 八月长安

出版人：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张维

内文设计： 金耀设计室
GO DESIGN STUDIO

助理编辑：赵晨阳

媒体运营：刘峥

法律顾问：张艳萍

责任印制：张志杰

封面设计：又一

总发行：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010-58678881

传真：010-5867734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100028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430070

印刷：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25.125

版次：2017年04月第1版

印次：2017年04月第1次印刷

字数：636千字

定价：86.00元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目录

序章 他们问，后来呢 〰 001

第 55 章 劳动人民的智慧 〰 005

第 56 章 别人的爱情 〰 015

第 57 章 难得糊涂 〰 020

第 58 章 麦琪的礼物 〰 029

第 59 章 最是微笑虐人心 〰 039

第 60 章 再见，皇帝陛下 〰 045

第 61 章 没有人活该被俯视 〰 051

第 62 章 你才喜欢郑文瑞 〰 059

第 63 章 我为什么爱你 〰 066

第 64 章 她与地坛 〰 072

第 65 章 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 080

第 66 章	死局	089
第 67 章	人间烟火	095
第 68 章	乱	102
第 69 章	迷魂	113
第 70 章	夜奔	121
第 71 章	我听说的你	126
第 72 章	每朵云都下落不明	135
第 73 章	相见恨晚	143
第 74 章	Two strangers fell in love (两个陌生人坠入爱河)	155
第 75 章	红玫瑰与白玫瑰	166
第 76 章	时间的罐子	178
第 77 章	针锋相对	186
第 78 章	往事并不如烟	194
第 79 章	你给我多少时间	205

目录

第 80 章 序曲 215

第 81 章 灰姑娘 223

第 82 章 我愿意 231

第 83 章 所有人都会说再见 245

第 84 章 新生活 254

第 85 章 时间的海洋 261

第 86 章 得不到和已失去 268

第 87 章 天早灰蓝偏未晚 273

第 88 章 回忆玛丽安 282

第 89 章 原来你早就知道 291

第 90 章 北京，北京 300

第 91 章 橘生淮南 311

后记 时间的女儿 319

番外之一：	柳条公园	324
番外之二：	当时的月亮	341
番外之三：	游园惊梦	361
番外之四：	院子里开了不认识的花儿	379
2014 后记：	漫长的道别	395

序章 他们问，后来呢

Dear Diary:

我曾经给 Tiffany 和 Jake 念过一个安徒生写的童话。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皇帝。传说他领地内有一只比一切都美妙的夜莺，可他竟从不知晓。一群仆从历尽千辛万苦将夜莺捉来，将传说变成现实，夜莺的歌声风靡全国。然而邻国进贡的一只机械仿制品，因为曲调流畅、易于模仿，身上又镶满了珠宝玉石，很快就取代了夜莺的地位。夜莺在大家对仿制品的膜拜和围观时，翩然而去。

我念到这里，两个孩子满脸怅然，不停地问：“就这样吗？就没了吗？后来呢？后来呢？”

后来呢？后来大家忘记了夜莺。后来仿制品发生故障，修理，又故障。后来皇帝病危，所有人都在谈论他的死期和未来的新帝，只留他一个人在病榻上，看着月光下的死神一步步走近。这时候他听见了夜莺的歌声，在窗外，

一如当初般美好，流泻的旋律不是仿制品的匠气可以捕捉模仿的。死神请求夜莺继续唱下去，为此贡献了自己的王冠和镰刀，因此无法再收割皇帝的生命。

我知道两个孩子在期待什么。他们期待国王重新认识到夜莺的可贵，期待夜莺像夜晚的王者一样归来，期待短视浅薄的臣民在夜莺面前垂下头，羞愧于自己当初令明珠蒙尘。

然而，故事的后来并不总能让他们如愿。

夜莺打消了皇帝要砸碎冒牌货的念头。它说自己会在想来看看皇帝的时候，栖在黄昏的树枝上，歌唱那些美满幸福的，也歌唱那些受苦受难的。它歌唱善，也歌唱恶。它将停留在穷苦的渔夫身旁，飞向远离皇帝和皇宫的每个人身边去。

它说：“相比皇冠，我更爱您的心。”

“不过，我想请求您答应我一件事：请您不要告诉任何人，说您有一只会把什么事情都讲给您听的小鸟。只有这样，一切才会美好。”

于是夜莺飞走了。

而皇帝站起身，对那些进门查看自己死状的侍从说：“早安。”

我知道这个故事对 Tiffany 他们说，远没有快意恩仇的故事好听。也许很久之后，他们长大了，当过国王，也当过夜莺，才会明白，旁观者眼中的团圆，未必是戏中人愿意承受的。

有时候最美好的故事就是无人知晓的黄昏里，树梢上婉转的低语。

那是我给他们讲的最后一个故事。他们家那时已经辞退了司机，工作结束后，我独自乘地铁回学校。在黑暗的地道里，白色的铁皮世界随着轨道摇晃，我看着冷清的车厢中仅有的几个乘客，揣摩他们那张面孔背后的故事。

也许僵硬的表情下潜藏着对一个人的思念；也许一边看报纸一边腹诽不

给钱的加班；也许九死一生，终于与过去挥手道别，过上了普通人汲汲营营的生活。

我们都是一样的。庸庸碌碌，看上去不配拥有出众的故事；被生活撮成一堆，甚至无法分辨出几许不同。

然而我们都知道自己那个独一无二的秘密。概括起来，是几句雷同的话；铺展开来，却有千差万别的纹路与质地。它像一个胎记，凝结在衣服下面，平常你不会刻意想起，却总在独自一人的私密时刻，脱衣，洗澡，低下头，忽然望见。

秘密让每个人变得不一样。

所以夜莺的歌，不必唱给殿堂。

如果有一天，轮到我来把秘密讲成故事。

我想说的故事叫作“我喜欢过一个人”。

这句话也许让很多人唏嘘。

而他们真正想听到的是，后来，我们有没有在一起。

如果我说，后来我们在一起，然后吵架，然后分开，然后又在一起，后来分别有外遇，后来因为买房子事情互相猜忌，后来领了证，后来婆媳大战。

如果我说，后来我表白了，对方却没有理会，然后我们反目成仇，然后我们冰释前嫌，各自幸福了。

当然，我是瞎编的。我的故事里没有那么多现实到逃无可逃的后来。故事讲得好的人，总是知道在哪里结尾，裁剪冗余，留下最好的。

直至故步自封，退而结茧。

这样，我的秘密就美不胜收。它叫作暗恋，叫作青春，叫作遗憾，叫作见好就收，叫作不老的少年。

可我不是那样的人。

很多人都爱过一些自己得不到的人，又或许因为得不到才爱。

而我要的并不是美丽的遗憾。

我原来并不知道我是个这样勇敢的人。

后来呢？

后来，每个黄昏，夜莺落在窗外的树梢上。

这么多年我念念不忘的，原来竟是这些，而不是那个人。

——摘自洛枳的日记

第 55 章 劳动人民的智慧

“你陪我去，好不好？”

“什么？”

她们两个十一点才醒过来，错过了新年的第一个早晨。洛枳正在床上打哈欠，模模糊糊听见上铺江百丽犹豫地提问。

“他……顾先生约我今天中午一起吃饭。”

洛枳怔了怔，把剩下的半个哈欠打完。

“所以呢？”

“我不是问过了吗？”上铺传来江百丽剧烈翻身的声音，床板吱呀吱呀地响，“要你一起啊！我都答应人家了，他也同意我带着室友一起去，你能不能……”

洛枳不耐烦地正要回绝，抬头就看到江百丽殷切的眼神——目光里的那种活气似乎久违了。

爱情其实永远是男人和男人的战争。要忘记一个旧男人，最迅速的方式

就是认识一个新男人。

她没有打趣江百丽，闭上眼睛躺回床上：“几点钟啊？我还能再睡半小时吗？”

“你今天看上去还挺高兴的。”

洛枳刚坐进后排，就听到顾止烨这句不知道算不算是打招呼的开场白。目光所及只能看到他和江百丽的后脑勺儿——百丽原本要和她一起坐在后排，却被她直接推到了副驾驶那边。

“你说我？”

“说的就是你啊。比我昨晚见到你的时候，气色好多了，好像心情也不错。”顾止烨悠悠地说道。

“你们见过？”百丽兴致勃勃地转头看顾止烨。洛枳一时语塞，她是不可能如实控诉坐在驾驶位的那个男人昨晚的举止是如何变态的，幸而顾止烨四两拨千斤地回答道：“昨晚她和学生会的一个男生在一起，我们说了几句话。”

百丽朝坐在后面的洛枳鬼鬼地笑了：“盛淮南？”

洛枳叹气。

明亮的天光使昨晚晦暗的经历一层层被抹去，她想起“顾止烨”这三个字的时候甚至都有些怀疑他们是否真的遇见过。然而看到驾驶位上转过来微笑打招呼的脸，一时间许多画面交杂着涌进脑海：碎了一地的餐具，掀翻的桌子，莫名搭讪的顾止烨，魂不守舍的江百丽，霸道的盛淮南，白雪覆盖的小路，还有那个荒谬到让她难以生气的谎言。

所有画面都是无声的，仿佛强行静音，在车窗外呼啸的风声与校门口小贩的吆喝声的衬托下，支离破碎，恍如隔世。

“关窗吧，我开暖风。”顾止烨贴心地帮江百丽系上安全带，“昨天你

说什么来着？想吃老北京小吃？其实我也没吃过，他们都说九门和护国寺不错，我看就去后海好了。”

后海。洛枳默默闭上眼睛。江百丽，你去死吧。

她依旧话很少，江百丽出于羞涩也不怎么讲话，只剩下顾止烨一个人时不时找一些话题，诸如“快期末考试了吧”“宿舍暖气怎么样”“新年休几天假”，让场面至少不会冷得太过分。还好，在吃饭的时候，顾止烨和江百丽勇敢地开始尝试豆汁，并且愉快地强迫洛枳也喝下一口，三个人笑笑闹闹地融洽了许多。

走出九门小吃所在的胡同，洛枳就对另外两个人说自己想要随便转转。

百丽“腾”地红了脸，急切地想要挽留她，倒是顾止烨宽和地一笑：“那我俩就去别处坐坐好了，天这么冷，你打算回学校的时候给百丽打电话吧，说不定我可以过来接你一下，把你们俩一起送回去。”

“不用了，我今天晚上在金融街那边约了我哥哥和嫂子，下午就不回学校了，你们去玩吧。”

洛枳目送顾止烨的车离开，江百丽在里面用力招手，似乎是在发泄对洛枳逃跑的不满，洛枳却从每一下挥舞中读出了她的快乐。

其实她刚刚很想揶揄略微紧张的百丽，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虽然和百丽愈加熟悉，关系愈加亲密，可她仍然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一个乐于穿针引线调节气氛的标准闺蜜，何况即使百丽会答应顾止烨的午饭邀约，洛枳也不能确定他们究竟熟络到怎样的程度了。

有时候一句噙着笑意的贼兮兮的询问，可能会惊跑公子哥儿，也可能伤害坚贞不渝的好友。

最重要的是，洛枳并不能确定，顾止烨到底是不是个“好人”。

洛枳茫然地站在胡同口，发现自己完全不认识路，她只是希望尽快给那两个人制造独处的机会，却发现把自己给扔下了。

她从来不记路，每次都要事先查好地图带在身上，仅有一次漫无目的地乱走，就是跟着盛淮南，就是在后海。他当时笑得很嚣张，对她说：“跟着爷走，爷就是方向。”

你就是方向。

洛枳把手挡在额前，遮蔽湖面反射的阳光。已是深冬，两岸的杨柳和上次过来的时候相比变得更秃了些。她漫无目的地沿着湖边走，偶尔绕过几个在湖边练嗓子或练剑的老人，经过一家又一家沉睡中的酒吧。

她忽然想起了那个骑三轮车的大叔。萧条的冬景就像凝滞在画板上的静物图，除了洛枳这个旁观者，竟然找不出其他还有些生气的元素。不知道那些平日溜来溜去忙着揽客的三轮车夫是否通通隐匿到小巷子幽深的阴影中去了。

彼时她还言之凿凿，不解释，不挣扎，就不会落入对方假定的那个因果中。

车夫笑嘻嘻地问：“丫头，你这么说就怪了，那如果有人诬陷你杀了人，马上要来报复，你也可以不解释？”

诬陷。

真是个乌鸦嘴。她想着想着就笑起来，鼻子却像在柠檬水中泡过一样酸。

“姑娘等人，还是自己一个人逛？一百块钱拉你转一圈？”

洛枳仿佛被雷劈了一样，脖子慢慢转过来，几乎都能听见自己的骨骼咔嚓咔嚓响动的声音。

“还是一百啊……我今天……真的只带了二十……”

车夫笑起来，她终于看清楚了大叔憨厚朴实的面孔，眼角和脸颊上的皱纹深陷，一道道阴影愣是连炽烈的午后阳光都照不亮。

“二十就二十吧，上来，拉你转一圈！我还记得你呢，哎，对了，你的小男朋友呢？”

洛枳走向小三轮车的步子停住了，她顿了顿，在“他不是我男朋友”“师傅你说谁啊”“我们分手了”三个回答中快速地抉择了一番，最后笑笑说：“我们……我们吵架了。”

这个答案将她自己都惊到了，似乎嘴边流露出的才是真实的想法。

真实地映照出了她到底有多么不死心。

三轮车师傅看出了洛枳的低落，伸出手招呼了两下：“行了，姑娘，小情侣哪儿有不拌嘴的，看在你们吵架的分儿上，再给你抹掉十块钱吧。”

塑料布和硬纸板糊成的车厢根本挡不住风，洛枳紧了紧外衣，有些担忧地抬头望着三轮车师傅的背影，透过胳膊下的缝隙看到他戴着手套，这才安心了一些。

“师傅……你怎么不介绍胡同了？”

“说了你也不听啊，你的心思都不在这儿，还想你男朋友呢吧？”

虽然是独自一人，洛枳听到他满口“男朋友男朋友”的，还是尴尬地红了脸。

“丫头，你俩为啥拌嘴了？”

“因为……”洛枳语塞。

对话之初一个小小的谎言，需要牵扯出一整套的虚构情节来支撑。每个谎言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有时关乎说谎者，有时取决于被骗者。那些谎言背后潜藏的私欲和悲伤，洛枳第一次清清楚楚地触摸到。

说出口的故事就像冰山山顶，那些真相都潜伏在海面之下，隐秘而庞大。

比如，她用那些巧合和惊喜来哄骗盛淮南；又比如，叶展颜用一块水晶来推翻洛枳苦心营造的甜蜜。

昨晚的一切至今也无法让洛枳产生一丝一毫的愤怒情绪。也许因为故事太过拙劣，也许因为始作俑者对她而言已经淡化成了两个无所谓的名字，也许因为她自己也不清白。

洛枳忽然发现，这个故事的脉络竟然如此简单。

叶展颜和丁水婧用她们的谎言，击败了洛枳的谎言。

只剩下盛淮南站在中间，妄图找到真相。

这样一想，被争来夺去的盛淮南，被骗的时候竟然有一点点儿尊贵而执拗的可怜——她为什么要恨他呢？被骗的是他啊。

“就是一个误会而已，”洛枳笑笑，“因为……”

她深吸一口气。

“我们俩是高中同学，但我不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前几天，他的前女友突然跑来说他们俩当年分手是因为误会，她诬陷我，说这个误会是我造成的。”

虽然是编造拙劣而简略的故事，但她讲话的时候语气竟然不自觉地有了些委屈和撒娇的意味，好像一瞬间就入戏了。洛枳不由得咋舌。

“那么丫头，你说实话，是不是你做的。”

“不是，她在胡说！”

她竟说得越来越大声，尾音都冤屈得很。

在当事人面前死撑着拒绝解释，做出理解并淡然的高姿态，却在不相干的外人面前斤斤计较、义愤填膺——洛枳不得不承认，她错怪了盛淮南。他固然做了许多伤害她的蠢事，但是在这一点上，他对她的认识还是准确的。